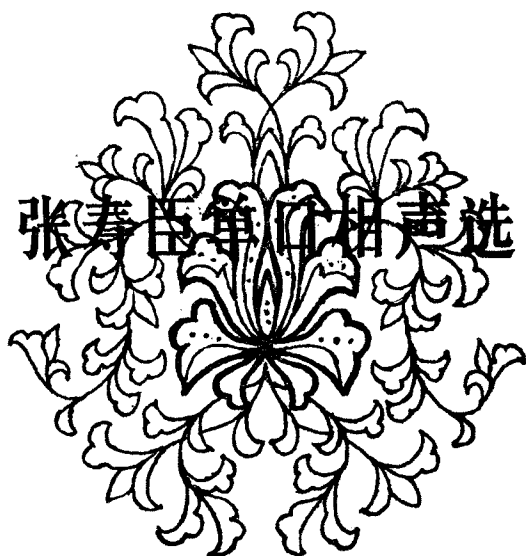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
ZHANGSHOUCHEN
DANKOUXIANGSHENGXUAN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1239.72/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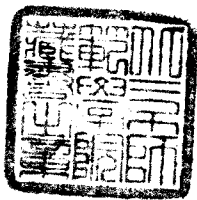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25595

825595



张寿臣单口相声选

张寿臣讲 何迟等整理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 1/2 字数187,000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200

书号:10151·541

定价: 0.81元

303

目 录

小神仙.....	1
化蜡钎儿.....	34
娃娃哥哥.....	54
抬杠铺.....	64
贼说话.....	72
贪便宜.....	76
假行家.....	84
三瘸婿.....	97
庸 医	105
麦子地	110
点瘡子·拔牙	124
巧嘴媒婆	131
读祭文	140
渭水河	145
三近视	153
杨林标	161
吃西瓜	167
姚家井	177

偷斧子	229
天王庙	236
五人义	242
属 牛	251
二十四孝	254
携琴访友	258
草船借箭	261
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其人其艺	颂 华 263

小 神 仙

风鉴先生惯说空，
指南指北指西东，
若是真有龙虎地，
何不当年葬乃翁！

这四句呀，可不是现在编的，打老年间就有。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给您解释解释。“风鉴”就是阴阳二宅啦，巫卜星相啦，全在内。“风鉴先生惯说空”，这就是说瞧风水的先生说的完全是假的。“指南指北指西东”，就随便这么一乱指，不乱指他怎么能要钱呢！说“龙虎地”呢，这块地呀有龙穴，把爸爸埋在这儿呀，晚辈儿就能出皇上，这块地是虎穴，把爸爸埋在那儿呀，晚辈儿就出元帅——这全是假的。“若是真有龙虎地”，要是真有这种地方，“何不当年葬乃翁”！当初为什么不把你爸爸埋在那儿，叫你当皇上当元帅，为什么你当这个看风水的混饭儿吃哪？

这种事情啊，都是假的。说“风鉴”这行生意，这年月呀完了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剥削人的人越来越少，再过些年就没啦！原先那个社会呀，他们瞧风水的可赚钱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有人想发财，他们就全从想发财的人身上找钱！拿商人说吧，这

个买卖呀，本来成本不大，过几年起来啦，两三层楼；九间门脸儿。这个买卖一赚了钱，商人就这么想啦：“这是运气好！”从这儿给人家的东西老嫌多，赚的钱哪老嫌少，甚至于偷工减料，以假当真，越来越不实在！

买主儿这一方呢，就这一个铺子，别处买去太远，“得了，将就着买吧！”好！在这家儿铺子对面儿呀又开了一家儿，跟他这买卖一样。人家那个买卖给的挺多，为什么给的多呢？东家、经理这么想：

“我要跟他斗斗，我这儿货要比他强，价钱要比他公道，自然就能够把他顶回去。”

那家掌柜的不这么想。

“嗨，跟我比着！我这儿运气好，根深叶茂，你比不过去呀！”

过俩月他这买卖就见衰落了。怎么？他买卖还是这么作法儿，人家那边儿给的多，货又好，自然他的买卖就少啦！买卖不好啦，他可不说他偷工减料、以假当真，他说这个：

“唉呀，对门儿夺了我的风水啦！找瞧风水的瞧瞧。”

把瞧风水的先生找来了。这先生一进门儿呀，找不出毛病来！找不出毛病怎么拿钱呢？院儿里弄这么个罗盘一支，定南针这么一摆摇，红头绳儿满处一拉，这就出主意啦：

“不错，你这儿正气让人给压下去啦！这个主房应该往高里长！”

“嗨！这一长高，拆了重盖，钱可多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房脊上啊来十五趟砖，弄个影壁，这个厨房挪到茅房，茅房挪到厨房，这个门朝那边儿，把窗户堵上。”

胡这么一出主意，他就把钱拿走了。过了两天买卖不但不见

强，更坏啦！还得找瞧风水的！风水先生来啦。

“嗯，不见效呀！”

“我再瞧瞧。正气倒起来啦。这么办，你花俩钱儿，用朱砂笔画一个山海图，冲着那个门儿这么一挂！”

给那边儿下了个镇物！这掌柜的心里痛快啦，对门儿那位掌柜的堵心啦！

“怎么？没影儿的事，那小子给我下镇物！”

也得找瞧风水的——斗法呀！他要找哪，可就不是这个瞧风水的啦。找到这儿弄罗盘一支：

“嗯，不错，这可不成，他画张画儿，咱找块镜子，后头来道符，对他这么一照。”

“这起什么作用呀？”

“他这张山海图压着咱们呢，咱们镜子一照呢，把他的山海图给照回去了，压他自己！”

好！等把这镜子一挂上门，那位掌柜的害怕啦！

“不成啊，他他他他怎么挂个镜子，跟咱斗法啦？这咱们……”

“有主意呀，弄个八卦！”

那家一瞧：“八卦。”又找瞧风水的，瞧风水的说：

“咱们弄个老虎脑袋！”

老虎脑袋搁在这儿了，这家：

“咱们弄三枝箭，跟他比划着！”

那边儿：

“我来个瓶，平升三级！”

这边儿又来个“姜太公在此”，那边儿又来个“泰山石敢当”，实没主意啦，这掌柜的在这房顶儿上搁个夜壶！

唉，你说这是图嘛儿的！说这个事有没有呢？绝对不是瞎话。

今天这个目录叫《小神仙》。听完这一段儿您就知道风鉴这码事完全是迷信！咱们说说算卦的。

你要按生意人道儿这么一说呀，这里头门类很多，叫“金、评、采、卦”，“金评采卦”是四门儿生意，每一门儿又分多少多少类，要背名儿呢，打这儿一背背到天亮，也背不完！咱就说个大概吧。这个“金”是什么呢？就是相面这一门儿。这个“金”哪又分七十二门儿哪，七十二样金，就是七十二样儿相面的。那位说：“都什么呢？怎么还有七十多样？”您听啊，在旅馆里撒传单登广告，那叫“座子金”；串胡同儿打那两块板儿，梆梆梆的，那叫“梆金”；提了黄雀儿，那叫“嘴子金”；拿三根竹竿儿，那叫“竿子金”；在街上摆卦摊儿，穿的挺阔，带俩底下人，那叫“伙金”；穿着蓝布大褂儿，补着好些补丁，脸可洗得很干净，手指头伸出来葱根儿嫩笋，拿着管破笔写字，写出来有体儿，说出来四六成句儿，你这一瞧象念书的，现在落魄了，相面，这个叫“水金”；说摆奇门，叫“八岔子”；六爻叫“老周”；拿着这么一捆儿席簰——秫秸皮，量人家的手指头，临完撅下来比，比个长虫啊，比个龙啊，这叫“条子金”；抓石子儿数数儿，那叫“子儿金”；拿着草根儿，那叫“草儿金”；坐在地上，写上“余非哑人，坐地不语”，那叫“哑金”；打这儿一过呀，“请过来我送你两句。”那叫“揪金”；有这么种相面的，相面要钱，不给不行，口硬，那叫“抢金”；先说，说了半天别的，临完往相面那儿一岔，接着找纸条儿，“我给你相。”这个名字叫什么？叫“倒插符”；还有一路叫“花褙子”，那位说：“什么叫花

褙子？”南市就有哇，顶缺德的就是这“花褙子”！他坐在地下，地下铺这么个包袱皮儿，这包袱皮儿上净是小口袋儿，一共是七十二个口袋儿，十二辰呀，一样儿是六个，当中间儿十二个开着一个册页儿，他往那儿一坐，那阵儿使铜子儿，现如今使几分票儿买一个钢墩儿，扔在哪儿打哪儿起，先得问你：

“是本人儿的，是替人占的？”这个人一说，他就拿着签儿这么一数：“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啊！一岁、十一、廿一、廿二……”那位说：“到了。”夹出来就是你那个属相。愚人就这么想：“怎么这么灵呢？”不能不灵啊，他按着天干地支往下推呀，那是绝对差不了的。他那册页子也画着七十二样儿，十二样儿么，也是一样儿六种，分上、中、下，最缺德是这儿，人嘴两张皮，他瞧这位来算卦的穿章、相貌，这位穿的阔，阔人，他这一数就是上等；这是劳动人，一数就是中间儿；穿的破衣罗索，一脸晦气，怎么数他也是下等，绝对好不了！那天我站那儿瞧着，有这么个人扔那儿一大子儿。

“是本人儿的，是替人占的？”

“本人儿的。”

“数到你岁数儿你言语。”

“你数吧！”

“一岁、十一、二十一、三十一、四十一、四十三……”

这位说：“到了。”

夹出来了。

“四十三属鼠儿的。”

“对了，属鼠儿的。”

这个法儿到现在他可弄不转啦！怎么？有这普选年龄哪！有差一岁的，有差两岁的，数不清楚，那个虚岁数准得对。打

开这么一瞧哇，是耗子！

“你是属鼠儿的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壬子生人。”

“是。”

他瞧这位穿的阔呀，打开了一瞧：哦嘴，画得好！有几囤粮食，粮食上头哇趴着一只大耗子，这个耗子吃得挺肥，吃着粮食，流地下好些；地下还有好些小耗子儿。

“你这个好哇，这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，你属鼠儿的就是耗子呀，生在仓内，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呀！你看，就你吃剩下的，落落〔读 lǎ〕的，糟蹋的，就够你子孙晚辈吃的呀！下面的这都是你子孙呀！几月生日呀？”

“九月。”

“更好啦，锦上添花！怎么说呢？九月时候好，新粮进来啦，陈粮食还没吃完哪，丰衣足食富贵乡！”

这位花五分钱，一听挺痛快的，走啦！

旁边儿那位呀是劳动人，也瞧出便宜来啦，花五分买一钢墩儿一扔。

“本人？替人占？”

“本人。”

“数到你岁数儿言语一声儿。”

“你数吧！”

“一岁、两岁……”

数来数去，数到三十。说：

“到了。”

夹出来了。

“三十，乙丑年生人，属牛的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海中金命。”

打开一瞧就堵心啦！怎么办呢？画的是庄稼地里站着这么个牛，这牛啊，套着夹板儿耕地，后头一个人揪着它拿鞭子轰！一瞧，不痛快啦！说：

“你这个牛是自创自立呀，奔忙劳碌，自己流血流汗，为他人辛苦啊！所赚的这个代价就够你一天用的，没多大数余。几月生日？”

那位说：

“三月。”

“咳，更坏啦！三月的牛正在受累的时候——耕地呀。老年得福，子孙昌盛。”

这是收口儿，逢赶上穷命的，这个卦末尾都有这么两句：“老年得福，子孙昌盛”。干嘛？为的是好叫这位有盼望呀，受了一辈子累啦，老年好啊！要没这两句，这位蹿了！怎么？“一样花这五分钱呀，怎么我一点儿好儿都没有！”

这位走啦，我瞧出便宜来啦！我也花五分钱买一个钢墩儿往那儿一扔。

“本人？替人占？”

我说：“本人。”

“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。”

我说：“你数吧！”

“一岁、十一……”

数来数去，数到五十七，我说：“到了。”

夹出来这么一张，说：“五十七岁，你属狗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是属狗的。”

“戊戌年生人。”

“对。”

打开一瞧：拧啦，太堵心了！别人都画一个呀，我这张画着一群狗！

“这么些狗！我属哪个狗的？”

他拿手一指：

“最头里那个。”

这可讨厌哪！

“你几月生日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二月。”

“好狗！”

到我这儿没好儿！这路生意千万别信，你要拿它当金科玉律呀，那是脑子里的油泥没擦干净哪！

说还有一路金，叫什么呢？叫“票儿金”。“票儿金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的这个“小神仙”。

这段儿小神仙哪，是咱们北京的事。民国初年哪，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，夏天支把伞，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棋子儿，有一盘墨，一碗凉水，沏壶茶，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，这干嘛？这“圆粘儿”，什么叫“圆粘儿”？就是招人，拿这个招人。这盒子盖儿上得画画儿，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？凡是这个在街上相面的，他别瞧谁，他一瞧谁，这人得赶紧跑！因为什么哪？都知道他们这个毛病，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，谁要是不相，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！可是人得围上他，他才能赚钱哪，怎么样？他画画儿，拿这画画儿招人。画画儿不拿笔，拿手指头！也画不出什么特别的来，拿手指头

沾墨呀，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，画个什么对虾呀，画个海螃蟹什么的！我学这个劲儿您瞧，他老低着头，一抬头人就走啦！低着头画，只要有人这就一聊，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来了。那位说：“他不抬头，有人他怎么知道？”往下瞧哇往四外瞧，瞧腿呀！有六条腿，仨人啦！有十二条腿，六个人啦！二十四条腿，十二个人啦！没错儿。这是那个盒子盖儿，沾着墨，一瞧这儿有八条腿，四个人，成啦！这就说开了：

“画山难画山高，画树难画树梢，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，地下难画无浪的水，美貌的佳人难画哭，庙里的小鬼儿难画肉。”

一瞧这儿有三十多条腿啦，十几个人，这就该抬头啦！这画儿呀且不放哪，怎么？一放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，就走啦！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。人站这儿是为瞧他画画儿，谁也没想到要相面啊！他往这相面这儿带：

“那位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其实谁也没说，他自个儿说！

“我是相面的。刚这么一提相面的，那位老兄啊，把嘴这么一撇，撇的跟烂柿子一样，‘二哥，咱们走吧，生意！’哈哈……小伙子，你是少见多怪呀！不错，相面的是生意，他们是生意。”

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！

“他们生意，你怎么不是哪？你也是相面的！我相面，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一天钱哪，前半天挣的钱哪，五天花不了。我也没事，怎么样哪？画几张画儿，人都围上我啦，咱们都算有缘哪！同船过渡都有缘，何况这站会儿，每位我都送一相，不要钱。”

先拿这不要钱哪把心稳住！

“这位老兄啊，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，将来得谁的济，受谁的累；啊，这位老弟呀，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；这位老弟有妻无妻；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；就这四位，全送。一位对是蒙的，两位对算碰的，三位对啦是巧劲儿，四位要全对了，算我对相学有研究，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，我也不要什么，咱们是哈哈一笑，大家一散。还有一位，别瞧这儿人不多，二十多位，内中有一位要发财。”

这叫什么哪？这叫拿发财呀把人心扣住就不动啦！

“谁要发财哪？喏！这人财可大啦！现如今他还没有辙哪，打这儿一过去，七天哪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。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，他不但不发财，而且要生气，回头我给他两句话，让他逢凶化吉。要什么不要？等他应验之后，买包茶叶瞧瞧我来，我还许请他吃顿饭，交个朋友！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。打官司啊，他可是败诉，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，几句话他就胜诉。”

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，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，跟着就相好几面，算好几卦，一天的挑费就有啦！可在这个场合最怕有人走，只要走一个人就坏，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！那位说：“不至于呀，围着好几十人，怎么走一个全散？”单独相面摊儿，到这时候走一个全散。为什么呢？走人跟走人不一样，好比吧，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，唱曲儿的，不论干什么的，不爱看啦，不爱听啦，就走啦。走是这么走法，好比这是场子，眼前是场子，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，回头：“借光，借光。”他正大光明就走啦！这是别的场合。单独相面摊儿没有这么走人的，相面摊儿他要这么走哇，他怕相面的骂，

他得慢慢儿往后退。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吧，这位站在这儿，退了一步，他心想着往后一挤，后头的人往前一拥，不就走啦吗！他忘啦，脊梁后头的也憋着跑哪！“我们瞧你画画儿，没瞧你相面哪！”谁都想走，可谁也不敢走，怎么？回头一走，他骂街呀！这位往后一退，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，旁边儿的人也跟着闪，这是条胡同儿，要一闪哪，不就到便道上啦，到便道上，走道儿的一撞，“忽啦”这边儿一散，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，那边儿全得走，一点儿办法没有！怎么办哪？这相面的厉害，他说两句话谁也走不了，就仿佛一尺多大钉子把你脚钉地下，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，你多会儿走！他这儿正在说着，有一位要动……

“嘿，众位，今天哪，你别瞧人不多呀，哈哈，齐全！内中还有一位特别，因为什么？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，这话不能见人哪，什么事情哪？告诉诸位，这人哪，他女人哪已经跟他变心啦，又有了爱人啦！他现如今这么的……忘八大爷。我指实了众位看哪，谁是忘八大爷！”

大伙儿心说：“这得瞧瞧啊，瞧他指谁。”

指谁谁打他。

“那位说：你指。指，一定指。那位说：这可是危险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目之下看着，你这么一寒碜他，他是忘八大爷，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，你们打起来，你不怕他打你吗？不怕。众位，绝对不怕。因为什么不怕哪？我要说他是忘八，他要敢翻脸，我就给他指实了，我说他女人这个爱人，多大岁数，什么像貌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都给说清楚了！再不承认，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，指实了他能打我吗？那位说：你指。一定指呀，指可是指呀，可有一节呀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众

目之下看着，我说他是忘八，一害臊，就许跳河、上吊，人命关天哪，虽然不用抵偿，我也缺德呀！你别忙，他这就走，等他走了，我报告你是谁。”

谁也别走啦，该走的也不走啦，谁一走他说谁，受不了！这路生意人哪就这么厉害。再说几句呢，就有算卦的啦！就这工夫，头里啊，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！

单独相面摊儿，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，他算枉用心机。怎么哪？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！这一打架，呼噜！

“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，我们瞧打架的去！”

这俩人一打架，警察一来，跟着全走光，这可没有办法！

打架跟打架不同，这回谁跟谁打起来啦哪！一个老头儿跟一个年轻的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耳朵聋啦，这只耳朵还能听见点儿嘛儿，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！他在外头哇瞧先生说的挺有趣儿的，听不很清楚，他打算挤到里头哇歪着身儿，把他那耳朵搁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！他往里挤。往里挤倒没有关系呀，他拿着一个玩艺儿讨人嫌，他爱，他爱呀，别人嫌。什么玩艺儿呀？宜兴壶。怎么叫宜兴壶？出在江苏省宜兴县哪，那阵儿旧社会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。嗨！镶着铜底儿，铜嘴儿，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艺儿，天天擦，用心哪，这把壶擦的甑光瓦亮。这老头儿七十来岁，这把壶在他手里用就顶五十年啦！逢擦宜兴壶这主儿啊，它里头都倒壶开水。倒开水干嘛呀？夏天儿拿热水烫着它，越擦越亮。正三伏，手里托着托不住哇，他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，手托着，这手拿着块干手巾擦。往里这么一挤哪，头里站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光脊梁。茶壶过来啦，正贴他胳膊上，烫得小伙子直嚷：“哎！”一回胳膊，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，一抱壶。这壶